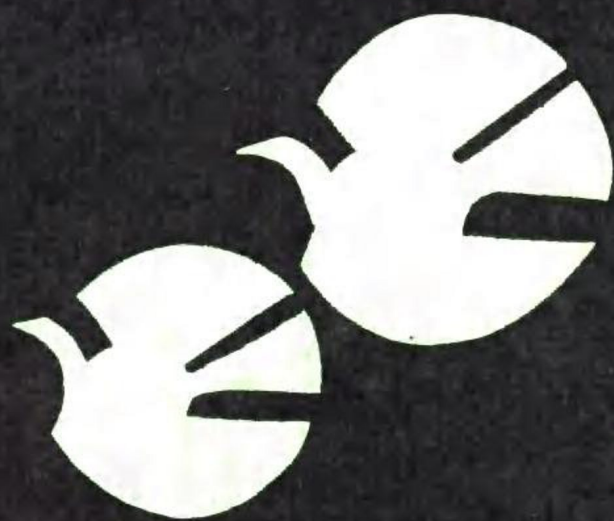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中篇小说新作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7.5

责任编辑 夏 里

**中篇小说新作(7)**

本 社 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6开本 11.75印张 233千字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,15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433 定价1.05元

# 中篇小说新作

为明天浇花·····刘迪云

烛光·····邝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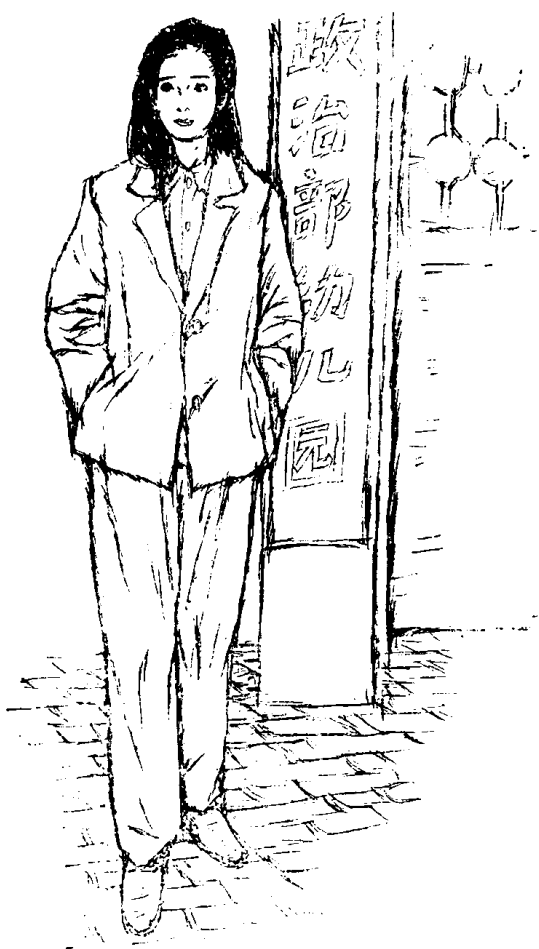
金圈儿·····宁峨

蓝天的女儿·····阎俊

朋友与爱人·····张成新

# 为明天洗花

刘迪玺



总政治部幼儿园大一班教师田春柳，从幼儿园的大门出来时，身穿枇杷色西装衫，下着瓦灰色双线缝紧腰喇叭裤，肉色

纱袜，白漆皮镂花高跟鞋。这一打扮，年龄虽然刚满二十七，而那微微发胖的身段，就更显得婀娜窈窕、丰满多姿了。那位不管春夏秋冬、晴天下雨、总是在传达室当班的老宋头，照样扬起皱纹巴巴的老脸，笑咪咪地望着她“可可可”地从跟前走过，心想：“这丫头，哈哈，又去‘人约黄昏后’啦！”

然而，当他看见了田春柳那张表情异样的脸时，却心里一跳，怔住了：怎么啦？她今天怎么啦？

这是一张胖乎乎、红润润的漂亮脸蛋，两道有模有样的秀眉拖着长长的翅膀，仿佛春燕展翅；一对杏仁般的大眼不但黑白分明、楚楚动人，而且眼角偏长，朝两鬓大胆伸去，似乎是为了便于用眼角传情；唯有那只玲珑秀挺的鼻梁下，原本红嫩而富有光泽的薄嘴唇，此时却气鼓气胀地高翘着，成了茄子色，极不协调地摆在这张美如满月、羞似娇花的脸盘上。

怎么啦？她今天到底怎么啦？

这所规模宏大、花木苍翠的幼儿园，座落在一个更加规模宏大、花木苍翠的大院内。德胜门护城河的水从它身前缓缓流过；地安门鼓楼飞檐的铎铃，在暮春的晚

风中送来隐隐的叮咚。火焰般的晚霞中，柳絮飘飞，繁花吐艳。

呵，多美的北京城！多美的总政大院！多美的幼儿园！

“讨厌！……讨厌！……”

田春柳一边匆匆地走着，一边忿忿地嘟哝着；不知是指随时撞着了那些手拎饭篮、迎面闯来、往食堂而奔的人们，还是指别的什么。

她顺着平坦的水泥甬道，来到了波光粼粼、垂柳依依的孔雀湖畔。这个造型如孔雀开屏般的人工湖，有弯弯的曲桥，有玲珑的湖心亭。瑰丽的火烧云倒映在湖水中，化成一匹匹抖动的绸缎。一条条青背白肚的细甲鱼，活蹦乱跳地蹿出水面……

这一切，难道也“讨厌”？

“讨厌！……讨厌！……”

她越走越快，几乎在跑了。要不是喇叭裤开裆太紧，两腿迈不开，她真想快些，再快些，一步就奔回家！

田春柳的家，紧挨在湖东头的林荫丛中。二楼一底的红砖尖顶小楼房，楼上的客厅三面采光，因为一扇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镶成半圆形，活象飞机场明亮宽敞的指挥台。

这时候，妈妈王曼，正将肥胖的身体放在天鹅绒的长沙发上，借着从窗外泻来的最末一道阳光，专心致志地看着一本《幼儿营养学》。楼梯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她知道是谁回来了，便将书反扣在茶几上，抬手摘下老光镜，慈祥的笑容在金丝菊般的脸上绽开，一边望着即将被掀开

的玻璃门，一边欣慰地想：嗯，饭菜都准备好了，女儿一回来，就只差……

但是，她那刚摘下一条腿的眼镜架，却在鼻梁前停住了——女儿气喘吁吁、满脸怒气地出现在门口！

“柳儿，你这是……怎么啦？”妈妈提心吊胆地问着，刚才的欣慰不翼而飞了。

“哼，少装蒜，你问你自己！”

独生女儿在家里总是这种口气。呼地一下，将肩上那只镶有镀铬铁夹的人造革小挎包，扔在沙发上；叭叭两下，脱下西装衫，朝挎包上甩去。水红色的内衣扎在喇叭裤里，浑身的曲线暴露无遗。

妈妈连忙起身，扭着滚圆的身子过来，将西装衫和挎包挂在门边的衣帽架上，无意中将挂钩上一个一尺多长的铜喇叭，撞得直摇晃。

嘭嘭两下，白漆皮镂花高跟鞋，扔在了铺有西藏灵芝大红地毯的屋中央。

妈妈连忙弯腰，一只手拾起皮鞋，一只手在那双套有肉色丝袜的脚前，端端正正地放上一双玫瑰红泡沫梭跟拖鞋。

“哼，亏你还是幼儿园的主任，竟带头破坏制度！——难道你忘了，春季不招新生？！”

好冲的火气，好厉害的女儿！

妈妈明白了，女儿为啥发这么大的火。

昨天，总政管理局突然来了个电话，要找幼儿园主任王曼，希望能安插一名新生。作为幼儿园负责人，王曼当然清楚，除了秋季，平时不能随便接纳新生。因为

幼儿园尽管是典型的“小儿科”，但仍然和堂堂正正的学校一样，一年只招一次新生。然而，她更清楚，作为上级领导机关的管理局，竟亲自找她，在电话里说“希望安插”，实际上意味着什么。有什么办法呢，现今的风尚就这样，胳膊能扭过大腿？一句话，她答应了，而且对主管教学的副主任作了交代，等新生一来，根据该生的年龄和德智体状况，分到恰当的班里去。可是，她没想到，才隔了一天，今天她轮休，新生便这么快地入学了，而且显然还分在了女儿任班主任的大一班！

“妈妈，我请问你，你是有意坑我还是怎么的？我的班本来就满额了，还硬要加塞儿？”女儿躺在长沙发上，侧扭着腰肢，一只手托着下巴，酸溜溜地说着。

“柳儿，妈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！只想到是上边局里指定的……”

“你甭想得美了！什么‘上边’、‘局里’的，这新来的小子，哼，要多讨厌，有多讨厌！要多恶心，有多恶心！”说完，她头一仰，竟“咯咯咯”地大笑起来了，丰满的躯体随着沙发弹簧的振动而振动。

“哈哈，这是在演‘喜迎门’吧？这么热闹！”

随着朗朗的笑声，走进来一位五十开外、身材适中的瘦老头。论打扮，府绸白衬衫，的确良绿军裤，要多普及有多普及；论长相，两眼又细又小，酒糟鼻子宛若一根又红又弯的大辣椒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；唯有那朗朗的声音和泛银的鬓发，才给人以亲切和慈祥的印象。他两肘呈九十度外张，两手各托着一株根部包有泥土

的香雪兰花，那架势活象是一名勤勤恳恳的花儿匠。其实，他才是这座漂亮住宅的“当权派”、主宰人物、核心灵魂。

“老头子，你看你，一去就是大半天，饭菜早凉了！”老伴疼爱地责备着，同时，朝沙发上赌气的女儿悄悄努努嘴，暗示老头子“说话注意点”。

老头子明白了，径直来到玻璃窗前，将这两株香雪兰放进两只空花盆里，用手压压土。直起身，一边心满意足地端详着几大排顺窗脚摆着的奇花异卉，一边拍着手上的泥土，头也不扭地说道：

“柳儿，怎么，不舒服啦？也不给爸爸拿一张湿毛巾擦擦手？”

女儿用两根食指紧紧地塞住耳朵：不听不听，狗儿念经！

“哈哈，越长越小了，把幼儿园里的动作也带回家来了！”爸爸打趣说，同时走到墙边，拉亮了屋中央枝形的吊灯。乳白色的灯光，更为这舒适而清爽的客厅，增添了安谧的色彩。

“柳儿，你也越来越不象话了，怎么能这样对你爸爸？”妈妈站在女儿和老伴中间，说的话更是左右逢源。

“怎么，还在为那个‘要多讨厌有多讨厌，要多恶心有多恶心’的插班生怄气？”爸爸瞟了女儿一眼，迈着稳扎稳打的步子走出客厅。

女儿仿佛被什么猛地一刺，从沙发上坐起来，看着爸爸的背影。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，他正在对面的洗漱间里拧开水龙头，哗哗地洗手，擦脸。当他再次走进客厅，她才快快不乐地问道：

“爸爸，这事儿，你也知道？”

“嘿嘿，不光知道，连这‘要多讨厌有多讨厌、要多恶心有多恶心’的插班生叫啥名儿，怎么个情况，我都一清二楚！”

“老头子，是你……叫管理局安插的？”幼儿园主任如梦初醒，怔怔地盯着老伴。

“爸爸，是你……有意要安在我班里的？”大一班教师恍然大悟，愣愣地盯着“当权派”。

老头子也好，“当权派”也好，总之，这位瘦老头从茶几上抓起一杯凉茶，脖子一仰，“咕咕”地喝着，那舒服劲儿，就是最好的回答。

“你！……怎么不给我商量一声！”幼儿园主任生气了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两手互相逮着，压在紧并拢的大腿上。

“你！……讨厌！”大一班教师从沙发上弹起，匆匆奔出了客厅。在楼梯“叭嗒叭嗒”的拖鞋声中，玻璃门象扇子似地来回扇着。

瘦老头没说啥，抬手摸摸脖颈，捋捋鬓发，又反剪着手，在缀有龙凤呈祥图案的红地毯上，走走，停停；停停，走走。忽然，想起了什么，连忙看看表。

“咦，小祝怎么还没来？……不是讲好了叫他上家来吃晚饭？……怎么，柳儿又没告诉他？”

老伴不抬头，只顾用手心揉眼角。

怎么，她哭了？有这么伤心？

老头子顺手抓起茶几边上的电话，要把那将过门的女婿祝传雄找来共进晚餐。

老伴一把压住电话，扬起凄楚的老

脸：

“算了吧，我求求你，行行好，今晚，就让你柳儿安静一下吧！……”

## 二

老头子名叫田早阳。江西兴国人。几十年革命生涯，到底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，谁也说不清。他的档案上从来没记过一次功；不是组织上不关怀他，也不是他立了功甘当无名英雄，他工作的性质压根儿就很难记功——不愧是受了兴国山歌“哎呀嘞”的影响，他从小就爱唱爱跳，顺口就溜出几句即兴创作的儿歌。就凭着这门吹吹打打的本事，几十年来他一直在部队的文化部门工作。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，在仪仗队的行列中，他嘴筒上仰天插着那只走南闯北也随身携带的铜唢呐，鼓嘴努腮地吹着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，摇头晃脑、心花怒放地开进了北京城。

这之后，那只亮闪闪的铜唢呐又常常为抱着和平鸽的儿童们伴奏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、“嘿啦啦啦啦啦啦，天空出彩霞呀，地上开红花呀”……再之后，铜唢呐就很少响了，不是主人的性格变了，而是实在顾不过来——他已经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家文艺社社长的身份，为更重要的事务忙活开了。

尽管如此，他仍然一有空就把挂在客厅衣帽架上的铜唢呐插在嘴筒上，有时还插在鼻孔上，哼呀呜地吹开了；或者，怀着大音乐家聂耳谱写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般的庄严心情，写下几行儿歌，在《解放军

歌曲》杂志的小豆腐块里发表。一句话，他是个老儿童。

但是，岁月毕竟不饶人，还差几年才满一个花甲，身体却明显地不行了。特别是一喝酒，酒糟鼻子就更红，说明血色素有问题了。组织上照顾他，叫他离职休养。可以随时去文艺社看看，也可以随时在《解放军歌曲》上再发几块“豆腐干”，反正随他的便。这一来，从来闲不惯的“吹鼓手”，心里憋得慌了。幸好万恶的“四人帮”，从反面“救”了他，为他提供了大有作为的战场。

这事说来话长。

“四人帮”对不会演样板戏的文艺部门乱砍乱杀，文艺社当然首当其害，最先被解散。人走屋空，“革命自有后来人”。当“四人帮”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，刚刚恢复的文艺社，却没有房子了。国家一贫如洗，军费理当从俭。尽管文艺社新楼的图纸已经到手，现场即将破土动工，但在不太短的时期内，还得向总政治部借房办公。

不巧不成书，这借给文艺社栖身之处，正是总政治部幼儿园内的一幢小楼。这小楼，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小楼，因为原来就是为小朋友们建造的。不但房间小，水龙头小，连厕所的每一个间隔也小，人高马大的编辑们蹲下去后，要挺胸收腹才能站起来。于是，编辑们当然感到别别扭扭，怨声载道，以致于影响了工作，发稿子无形中也老是用小字号，害得近视眼的读者老是提抗议。

然而，这一切，唯独老社长田早阳没

有怨言，甚至高兴得睡着了也在打哈哈，巴不得一辈子都住在幼儿园，巴不得那幢正在兴建的文艺社大楼，盖好就垮，再盖再垮。

为啥？

他太爱儿童了！每天能借上文艺社看看的油头和小朋友们玩玩，他好比喝了碗人参汤，要多舒服有多舒服。每当他弓着腰、骑着摇摇欲坠的旧单车进幼儿园时，一大群活蹦乱跳的孩子冲他奔来，他脑子里便“嗡”地一下，仿佛舞台上的幻景，山花突然开放，阳光更加明媚，他突然年轻了；每当孩子们蜂群朝王似地冲他喊着“田爷爷”，他那战争年代被炮弹震聋过的耳朵，平时“背”得编辑们当面骂他也不知道，但此时却象侦察兵灵敏的声纳捕捉器，每喊必答，每叫必应。

“田爷爷！——”

“哎！——”

“田爷爷！——”

“哎！——”

“田爷爷！——”

“哎！……”

就在这声情并茂的“哎哎”声中，他几十年的辛劳消除了，个人的恩怨泯灭了，他浑身软酥酥地陶醉了！

天呐，有这么玄乎？

嘿嘿，难说！

当第一片朝霞把沉睡了一夜的孔雀湖抹上一层桃花红的时候，田早阳爷爷已经怀抱着那两盆青翠欲滴的香雪兰，跨进了幼儿园的大门。



老宋头正挥着叉头扫帚扫地，习惯地对这位早客点点头，道声早。长期以来，这位老传达已经养成了早早地就把院门打开、清扫干净的习惯。那些光上“白托”的小朋友们，这时候还在自己家里的床上伸懒腰，不可能这么早就被送来，那么，他是在迎候谁？这个问题没有专门去想过；但如果某一天突然意识到生活中少了点什么，那必然是这位早客这天早上没有来院里光顾。此时，他喜滋滋地目送着田早阳向草坪对面的中二班宿舍走去，连手中的叉头扫把也挥得更更有劲儿了。

清晨的幼儿园，沉浸在特有的宁静、安谧之中。甬道两旁的麻柳树、凤凰树，宿舍四周的白杨树，象卫兵似地伫立着。而那花圃里的栀子花、牡丹花、杜鹃花，在吐出醉人的芬芳时，又仰起挂有露珠的脸蛋，透过淡淡的晨雾向东方天边的朝霞微笑。这当儿，往往有几只调皮的麻雀在窗前的白杨树上喳喳叫，似乎想唤醒还在沉睡中的“全托”的宝宝。每当此情此景，田早阳爷爷的心中，便象倒翻了蜜罐，又甜又香。他会手搭凉棚，把头伸在玻璃窗前，一间一间地观看屋里的宝宝们睡得咋样：谁脸上挂着笑容，梦里也一定在歌唱；谁又不老实，横扳顺翻，被子没盖着肚皮，搞不好又要凉胃……当一切都巡视完了，才习惯地拎起墙边的洒水壶，为每一个窗台前的盆花浇水。水浇在花上，沙沙作响，浇花人心中充满了乐章。最后，当所有的花都浇完了，才心满意足地抬起双臂，扩扩胸，蹬蹬腿；然后再伏在孩子们做游戏的滑梯上，手朝下，脚冲上，吭

哧吭哧地作十多个俯卧撑。于是，早上的“功课”到此为止，该上院子左角的文艺社小楼去看看了。

但是，今早上，他有些特别。

昨晚上一家人的不欢而散，使他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，但到底是什么，又一时抓不准。自从他从一部纪录片中得知花木可以预报大气中的污染后，便迷上了种花。迷恋的程度，光从那客厅玻璃窗下的海棠，就有贴梗海棠、木瓜海棠、垂丝海棠、西府海棠、麻叶海棠之分；而这一盆盆精心栽培的花卉，最终又被送到了幼儿园宿舍的窗前。孩子们太嫩了，不能让他们受坏空气的污染。然而，今早上，当他把那两盆香雪兰放在中二班的窗前时，心里却在埋怨：

“我怎么只注意空气的污染，却没注意另外的‘污染’呢？……早阳娃，你说你爱儿童，原来只是这么个爱法？前几年闹地震，你硬把管理局长拽来，最先给幼儿园的房子加固钢筋箍，‘地震警报器’也一直坚持留住，至今还舍不得拆，这些，难道就爱到了点子上？！……”

他心里不那么舒畅了。

这时候，一声哨音，孩子们该起床了。

田早阳连忙朝女儿主管的大一班宿舍走去，有意要看看昨天刚来那个令人“讨厌和恶心的”插班生，经过一夜的集体生活，有何反映。

大一班的同学一般都在六至七岁之间，实际上跟一年级的小学生也差不了多少。等田早阳爷爷赶到时，孩子们已经各

自穿好了衣服，在夜班老师的带领下，一个个在走廊上排成单行，睡眼惺忪地朝洗漱间走去。

“田爷爷好！——”脑袋大得出奇，浑身肉墩墩的亮亮，抢先打招呼，声音又粗又大；同时，两只脚很有节奏地在原地踏着，胖乎乎的身子左右摇晃——这是遗传的因素。他爸爸在首都机场上接见过不老少的国家元首，不是因为他官儿大，而是因为他在军乐团敲小军鼓。只要一抬腿，总爱节奏分明地“踩鼓点”。

“亮亮好！睡醒啦？”田爷爷用手摸着亮亮溜圆的脸蛋。

亮亮踩着鼓点回答：“报告田爷爷，睡、醒、了！——索，米来多来米索，米，来米多，来，来米来多梯那，索，那多索……”

亮亮就这么哼着《运动员进行曲》，抬手抬脚地“踩”进了洗漱间。

“田爷爷，还有我呢？——”一声清亮甜润的女孩音，娇小妩媚的丽丽出现在田爷爷的面前。她身材苗条，天资赋予她是二〇〇〇年的芭蕾舞皇后。她头扎独辫子的“喜鹊尾巴”，身穿一件胭脂红的晴纶膨体纱超短裙，雪白的尼龙丝袜一直套到大腿跟，真象“天鹅湖”中的小天鹅。

“好，丽丽，有你，有你！……哎呀呀，真漂亮！”田爷爷爱抚地抚摸着小天鹅头上的喜鹊尾巴。

丽丽满足了，将小手压在自己的小嘴上。然后手心朝外一翻，转身奔进洗漱间了——这个古怪的告别动作，一下子把“土八路”出身的田爷爷搞懵了。好半天

他才回过神，好象在哪部外国电影上见过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叫“飞吻”。

“田爷爷好！——”

“田爷爷好！——”

孩子们还在争先恐后地喊着，但田爷爷再也顾不上回答了。最先那个“踩鼓点”的动作，虽然滑稽，但还天真烂漫，能够叫人接受；刚才这个“飞吻”，却叫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怎么，孩子们已经提前进入了二〇〇〇年？这也叫时髦？跟谁学的？春柳？……

当田爷爷从恍惚中出来，才发现身边已经没有“爷爷好”的叫声了，眼前只孤零零地站着排在最后的这个男孩子。

这就是新来的插班生，“令人讨厌和恶心”的石磊磊。

他既不象亮亮那么突出的胖，也不象丽丽那么明显的美，他最大的特点是两个字：黑和老。皮夫黑，样子老，象十四五岁的少年。这样的插班生，怪不得使丰满多姿的田春柳老师“讨厌和恶心”。

“磊磊，你怎么一个人落在最后边呢？”田爷爷微佝着腰，摸着石磊磊的脑袋，疼爱地说着。

“田老师昨天说了，要我排队站最后边。”石磊磊满口四川话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田老师昨天说了，我脏，洗脸，洗手，都最后一个洗。”石磊磊老实地陈述着。

这句话，要是换个地方说，也许不那么令田爷爷难受了。但此时，在“踩鼓点”和“飞吻”之后，却象一把锥子似的扎在

他的心上。他缓缓地蹲下身去，捧起这张过早老化了的孩子脸，久久地端详着。

田早阳从总政治部一位老将军那里得知，由于四川去年发大水，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，为了救一名被困在屋顶上的即将分娩的产妇，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留下一个刚满六岁的孩子和年老体弱的公爹公婆，而丈夫又在千里之外的首都当兵。当时，这位头发花白、精神矍铄的老将军是有意还是无意对田早阳谈及此事，不得而知，但田早阳当即却仿佛触到了痛神经，再也坐不住了，对老将军连连说道：

“别说了，我只求你开个后门，把这孩子，给我接来，给我接来！……”

于是，从偏远山沟里来的石磊磊，便这么可怜巴巴地排在了幼儿园小朋友去洗漱间队列的最后一人。

石磊磊尽管昨天晚上精神紧张，没有睡好，尽做怪梦，今早上头有些懵；但他仍然清楚地记得，正是眼前这位田爷爷昨天牵着自己的手，夹着自己的铺盖卷，来到了幼儿园的。最初，他看着这位小眼睛、红鼻子的老爷爷，心里有些怕，但不到半天的时间，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好爷爷。但是，此刻，他不明白田爷爷为啥子蹲在自己面前，捧着自己的脑壳，久久地看着。是和那位叫人害怕的田老师一样，也认为自己的脸黑、脸脏吗？想到这里，他有些胆怯了，一点一点地掀开捧住自己脸的手，仿佛做了错事，慢慢朝后退着，退着。最后，一转身，飞快地溜进了洗漱间。

洗漱间里的洗脸池，是一排靠墙垒砌的低矮水槽，一长排挂毛巾的木钉缀在伸手可够的墙上。在每一只水龙头上、每一颗小木钉下，贴着一块四四方方的、各不相同的彩色小图片——孩子们打从进幼儿园的第一天起，便牢牢地记住了自己图片的模样。这种靠形教育来弥补不识自己名字的作法，实在是一大发明创造。比如，专踩鼓点的亮亮，每次去取毛巾，总是认准那张印有“人造卫星”的图片；而苗条清秀的丽丽，闭着眼睛也能摸到“小汽车”图片上的毛巾……

田爷爷饶有兴趣地顺个儿看着这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片：“香蕉”，“苹果”，“电视机”，“飞机”，“花园”，“宇宙飞船”……最末的一张，则是“玉米棒子”。

在“玉米棒子”下埋头洗脸的，正是新来的石磊磊！

田爷爷心里一跳。

孩子们已经洗漱完毕了，在老师的率领下，又排着队地回宿舍里叠被子了。

田爷爷一直尾随着最后一个离去的“玉米棒子”，来到了宿舍里。

“小天鹅”丽丽，在叠着自己红光闪闪的小绸缎被子；

“小军鼓”亮亮在叠着自己黄灿灿的小线缘被子；

紧靠门口的“玉米棒子”，在叠自己蓝底碎白花的粗布旧被子，枕头旁是一堆旧衣服、补疤裤；

田爷爷心里一抖。

一阵风从门外吹来，田爷爷只感到自

已脊背凉风飕飕的，他扭头看看，才发现“玉米棒子”的小床正处在临门的“大风口”。

田爷爷心里一揪。

“怎么，这一切，都是昨天当班的春柳铺排的？山里的孩子就该最后一个洗脸？就该认准‘玉米棒子’？就不怕夜里着凉，睡在‘大风口’？……”

一阵哨音，孩子们嚷嚷着，一窝蜂地涌出宿舍，去操场上出早操了。

石磊磊一个人在屋里东看看，西找找。

“磊磊，找啥？”田爷爷问。

“背篋。”

“找背篋干啥？”

“打猪草。”

“打猪草？……谁说的？”

“我奶奶说，天亮一下床，就要背上背篋打猪草。”

“好孩子，别打猪草了，”田爷爷声音沙哑了，“城里不喂猪，快去跟小朋友们一块儿玩儿，啊？”

石磊磊犹豫了，不知该听老家奶奶的话，还是听眼前这位好爷爷的话。

田爷爷牵着石磊磊的手，走出宿舍，朝操场走去。

绿茵茵的操场上，洒满了早晨的阳光。各班的孩子们正在本班老师的带领下，做着各种简繁不同的早操、游戏。这边的小朋友站成窗户格子似的方队，在做“伸展运动”；那边的小朋友围成大圆圈在“击鼓传花”；这几个爬上了滑梯，从斜坡上哧溜哧溜挨个儿滑下；那几个坐在

转马上，好看的木马头一蹦一蹦地朝前跑。

石磊磊看看这，瞧瞧那，眼神里既流露出孩子本能的贪玩，又洋溢着初来乍到的胆怯。

“磊磊，快来！快来！——”正在“窗户格子”队伍里做“踢腿运动”的亮亮，冲着新伙伴招手，显然要比一般的同学调皮得多。

石磊磊摇摇头：“我不会。”

田爷爷放开了石磊磊的手，冲他点点头，意思很清楚：随你便，想咋玩，就咋玩！

在田爷爷鼓励和信赖的目光中，从山沟里来的孩子第一次露出了天真、粗憨的本来面目——他夹住胳膊，扭扭腰杆，双肘往上一耸，便提起了裤子，然而张开双臂朝前跑去。没跑几步，突然双手着地，两腿腾空，来了个“鹞子翻身”。然后直冲一株高高的白杨树，哧溜溜，猴子一般敏捷地爬上了树。两腿一盘，箍住树干，两手一张，冲下面喊道：

“田爷爷！田爷爷！——”

总政治部幼儿园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壮举，霎时把所有的人都震惊了：亮亮拍手叫好，两腿又不自主地“踩鼓点”；丽丽双手死死地蒙住眼睛，不敢再看一眼；而那些老师阿姨们，则一个个目瞪口呆，还以为田爷爷怎么有这种闲情逸致，竟把一只猴子带进了幼儿园里来玩！

正在这时，一声霹雳传来：

“下来！——下来！！——”

上白班的田春柳老师到了。

刚刚感到一丝温暖的石磊磊，透过白杨的树枝，看见脸色铁青的田老师，正冲着自己凶神恶煞地喊道，倏地，魂飞胆丧了。昨天，刚一到班里就遭到的那场可怕的摸底测验，又在他的眼前浮现了。他浑身一瘫，夹住树干的双腿一软，整个身子便石头落地般地朝下滑去。

险情就要发生！

孩子们吓得四处乱跑；

阿姨们吓得转过身去；

田爷爷呢，见势不好，一个箭步扑上前去，准备拼老命也要搂住孩子。但是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自己离大树还有这么远，迟了，晚了，完了！

眼看就要着地了，石磊磊从神思恍惚中醒来，双腿一夹，突然一个“急刹车”，竟稳稳地停住了，那声可怕的“咚”，终于避免了。

“孩子！孩子！……”田爷爷飞奔过来，一把抱住磊磊，喘息着，生怕他飞了。

但是，他果真飞了——在人们还没完全回过神来时，他一头看见了另一个人，便鼻子一酸，满腹委屈地朝这位救星似的人扑去了……

### 三

这人，就是田早阳即将过门的女婿——祝传雄。

他，身材魁梧，五官周正，长相憨厚；一身半旧的蓝布工作服上，沾满了五颜六色的油漆。这么高大、笃实的叔叔，

当然不会当幼儿园的阿姨，要真是那样，恐怕菩萨也会笑出眼泪来。

他是干什么的？

操场南边，那只被铁棍吊住、来回摇晃的荡船会说：“磊磊，你还不知道哩，我就是祝叔叔做的！”

操场北边的小礼堂门前，那对左右伫立的转亭，刚穿了一身天蓝色的油漆衣服，也会说：“磊磊，我们这身漂亮衣服，你猜是谁给穿的？——祝叔叔！”

操场西边，那副安在圆滑铁轨上的转马也会承认：“磊磊，别看我这么受小伙伴们欢迎，我可是祝叔叔发明的！”

他是幼儿园的木匠兼油漆工。

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他放下锯子就拿刷子；一根根木料被他抱进院子左侧那间和文艺社小楼正对的木工房，送出来的却是一批批怪可爱的“枣红马”、“花孔雀”、“大熊猫”、“火车头”、“大轮船”……

他是小朋友们心中最了不起的人！

然而，他却成了田春柳老师心中最瞧不起的蠢人！

不信，你看，当石磊磊满腹委屈地扑向祝叔叔时，田老师就冷冷地白了他一眼，牵着丽丽，转身走开了。

田老师这刀子一般的眼光，祝传雄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。他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仍然张开双臂，热情地迎着扑来的石磊磊。

“磊磊，摔着了没有？哎呀呀，多玄，今后可得注意点，啊？”祝传雄一边拍着石磊磊身上的泥土，一边亲切地说

着。

“嗯。”石磊磊听话地点着头。他永远不会忘记，昨天下午，在被田老师的“摸底测验”考得胆战心惊的时候，是这位身穿工作服的叔叔扛着新做的玩具进教室，打断了测验，救了石磊磊。晚饭之后，又是这位好心的叔叔带他去木工房看各种各样的玩具。“这位祝叔叔为啥子这么好呢？……嗯，他穿的衣服，我们老家也有好多人穿哩！……那位田老师为啥子这么歪呢？……嗯，她穿的‘大脚裤’，布票一定要得多！……”昨晚睡在了床上，石磊磊还这么自问自答。

“走，上木工房看看，你喜欢哪种玩具，叔叔专门给你做，作为送给你的礼物！”

祝传雄牵着石磊磊，离开了操场，向木工房走去。

这一切，对田早阳爷爷来说，简直是最大的安慰。能有这么一位和他心心相印的女婿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？

然而，他心里同时又难受死了：他看见自己的女儿竟冷冷地瞪了祝传雄一眼，牵着丽丽，悻悻地离去了。

当惊魂未定的石磊磊，张开双臂扑向祝传雄的时候，田春柳的心里简直打翻了五味瓶。这个讨厌的石磊磊，本来就叫人恶心，偏偏在自己大吼一声之后，竟吓得从树上滑了下来；而且，这还不算，又象见了亲妈似地奔向祝传雄：这一憎一爱、一冷一热，极其鲜明地暴露在这么多的老师和学生面前，叫我田春柳的面子往哪儿

搁？！一气之下，她猛地看见了站在身旁的丽丽，仿佛是为了报复那个袒护石磊磊的祝传雄，便有意对抗似地，一把拽住她最钟爱的得意学生丽丽，朝祝传雄冷冷地白了一眼，悻悻地走了。

因为正在气头上，丽丽的手被田老师拽得生疼，但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偏爱方式，小孩子最能理解。她那超短裙下，套有尼龙白丝袜的小腿，富有弹性地小跑着，同时扭起脸来，得意洋洋地问道：

“田老师，去哪儿？”

“少多嘴，回宿舍换衣服去！我不是早教过你，红裙子怎么能配白袜子！”

丽丽模样乖巧的小鼻子一耸，与其说是接受老师的批评，还不如说是自鸣得意的流露。

是的，她太爱田老师了。田老师是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人！妈妈的话她可以当耳边风，田老师哪怕哼一声，她也要牢牢地记在心上，三天三夜也不会忘。她决心长大后，啥也不学，专学田老师，象田老师那样穿衣服，象田老师那样美，象田老师那样了不起！有好几次在梦中，她竟把妈妈喊成“田老师”了，一醒来，见妈妈还是妈妈，便伤心地哭了，连眼皮也哭肿了。

这当儿的田老师，心里可复杂啦！

她其实远远比“妈妈”还心疼丽丽。画家看见自己的作品展在陈列室里，心里最高兴；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一天天成长，心里最甜蜜。田老师主管下的大一班，如果是一个大花园，那么，她精心栽培、辛勤浇灌的则是花中的牡丹——丽

丽。这小丫头要多聪明，有多聪明，要多伶俐，有多伶俐。她领舞的“天鹅舞”，姿势之美，别说在全幼儿园，就是全北京，也屈指可数。今年“六·一”，即将举行的舞蹈汇演，她能不能为全园获个第一名，恐怕连守大门的老宋头也敢拍胸脯。这样的尖子，这样的门面，田老师怎能不视若珍珠、爱若玛瑙？！

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昨天，那场对新来的插班生的“摸底测验”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“石磊磊，你知道这是谁给你取的名字吗？”田老师当着全班同学提问了。

“我……爷爷，取的。”又黑又老的插班生看看老师，又看看小伙伴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结巴着回答。

“为什么取这个名儿，知道吗？”田老师在小黑板前来回走着，两手插在喇叭裤的口袋里，裤裆更显得小了。

“爷爷说，他是石匠，从小就爱山上的石头。”

小伙伴们悄悄地笑了。

“不许随便笑！……你会写你的名字吗？”

新同学点点头。

“好，请上来，写给同学们看看。”

石磊磊这回勇敢了，大踏步地走到黑板前，接过田老师递来的粉笔，在黑板上画了七个圆圈儿。

“你写的什么？”老师被考住了。

“我的名字呀。”

“谁教你的？”

“爷爷。他说：‘磊娃子，记好，一

共七个石头！’”

“哈哈……”孩子们哄堂大笑了。

亮亮猛地跳上自己的小木凳，甩手跺脚，踩着“鼓点”，又开始了“索，米来多来米索，米，来米多”。

“亮亮！下来！下来……坐好，手背上！”田老师威严地命令着“小军鼓”，但自己的心里也在为刚才新同学的回答暗暗发笑。

“丽丽，起立！到黑板前来，把你全家的名字写出来！”

早就跃跃欲试的丽丽，迈着轻盈的碎步来到黑板前，刷刷刷，眨眼工夫，全家的名字出来了。

石磊磊呆怔怔地看着这位神童。

“丽丽，别走，再回答个问题：你最喜欢谁？”

“报告田老师，我最喜欢‘阿童木’！”

石磊磊更加发呆了。

“石磊磊，你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最喜欢‘楸子木’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田老师眼睛睁得斗大。

石磊磊吓住了，以为自己回答错了，忙怯生生地解释着：

“真的，楸子木做弹弓，从不断……”

你看看，这个又黑又老、严重缺乏教育的学生，分到自己的班来，而且还是自己爸爸的主意，能不叫人生气吗？……字不会写，树倒爬得不错！哼，跟那个榆木脑袋的祝传雄一样，有啥出息？！

田春柳老师就这么闷闷不乐地埋怨着，牵着丽丽，和祝传雄牵着磊磊的方向相反，径直走开了。

这时候，整个院子沸腾了：上“白托”的孩子们被各自的家长牵着，抱着，自行车搭着，小汽车送着……络绎不绝地涌来了；“再见”声，“摆摆”声，自行车铃的丁当声，小汽车的喇叭声，“妈妈，晚上早点来接我”的叮咛声，“我要回去！我要回去”调皮的孩子把幼儿园当成监牢的哭喊声……汇成了声音的海洋，把白杨树上的麻雀都吓飞了。

严格地说，新的一天，这时候才正式开始。

#### 四

这一早晨的所见所闻，仿佛是社会的聚光镜，突然射花了田爷爷的眼睛。“飞吻”的告别和“最后一个洗脸”，“人造卫星”和“玉米棒子”，“绸缎被面”和“大风口”，“女婿牵走磊磊”和“女儿牵走丽丽”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犹如旋转的金星，令人眼花缭乱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因为接收了一个从山沟里来的插班生，竟使自己跟老伴、女儿，以及女婿跟女儿、老伴，出现了各种分歧，给家里带来了不祥的裂痕。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活过来的田爷爷，什么样的苦没有吃过？什么样的罪没有受过？但这些，他都可以忍了，吞了；他唯独不能容忍的是家庭出现裂痕。当初，他之所以要把完全可以在家享清福的老伴、完全可以进更好单位的女儿和女婿，执意要安置在幼儿园里工作，不正是出自对孩子们的关怀吗？！而眼下，“关心孩子”这条红带，看来并没有把家庭系

牢，象被太阳爆晒过的木桶，裂缝了，散架了，作用不大了。

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

田早阳一边思忖着，一边反剪着手，微驼着背，朝大门口走去。他太专注了，以致于每天这时候，送文艺社的大编辑们来上班的大班车开进门来，差点把他撞着都不知道；幸好守门的老宋头一把拽住了，花花绿绿的大轿车才擦肩而过。

他到底怎么了？

他突然想到了前几天在食堂打饭排队时，听见的议论：

“他婶儿，你那外孙入托的事儿，有门儿了吧？”

“嗨，甭提了，如今入托，不光难，秋季招生，春季就得挂号，而且，还分等级哩！有高级的，有低级的，还有中不溜秋的，我这孙子呀，没那‘重点培养’的福份，今秋能进低级的，就万福了！”

两个扁嘴老太太，在这么唠叨。

这些，纯属街谈巷议，不光到处都能听见，而且早已使人们的耳朵起了茧。当时，田早阳也同样没引起多大的注意，但此时，在经过今早所见所闻的此时，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从未意识过的问题。“重点幼儿园”，“重点小学”，“重点中学”，“重点大学”，这么由“小”到“大”地“重点”上去，不就成了一个倒立的宝塔，塔尖在下，重心在上么？天呐，这意味着什么？……

要实现四化，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，这个倒立的“宝塔”能行吗？很多本来很聪明的小孩，一旦失去了理应受良好



教育的机会，不是很容易象荒地的小草一样，草率地度过一生吗？要是把这个“宝塔”倒过来，扶正，塔尖在上，重心在下，天呐，这又将是什么情景呢？……

田早阳无可奈何地笑笑，摇摇头；自己既不是教育部长，又不是中宣部长，怎么竟漫无边际地为这些问题而烦恼？实际一点，眼前，还是先想想，怎样处理好因山沟里飞来的“石头”而击起的千层浪！

胶轮胎在水泥路上“沙沙”滚动的声音，把田早阳从纷纭的思绪中拉回来。他这时才发觉，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孔雀湖畔；而随着身后的“沙沙”声，是一辆一尘不染、黑色锃亮的红旗牌轿车，缓缓停在身旁。

“田伯，您一个人在这儿？”司机从窗口伸出头来，很有礼貌地招呼道。

望着这位留着小平头、皮肤黝黑、表情憨厚的年轻司机，有一刹那，田早阳真想拔腿就跑、逃之夭夭了……

这位年轻的司机，就是新来的插班生石磊磊的父亲，石献明。

凡是开过两天车、甩过两天方向盘的，免不了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德性：或者大大咧咧、衣冠不整，或者吊儿郎当、稀稀拉拉。司机本身的技术如何，不好论断，但开“上海”的遇上开“吉普”的，免不了高人一等；开“丰田”的遇上“上海”的，又略胜一筹；至于“吉姆”、“奔驰”，直到“小红旗”、“中红旗”、“大红旗”，那更是一个“宝塔形”，越高越难攀，特别是“大红旗”司机，在人

们心中，往往刮目相看。

为啥？

难说。

但不管怎样，眼前这个大红旗司机，却另当别论。

他老实得出奇。

每天一早，他开车将老将军送到总政办公大楼去，中午下班接回大院；下午又去，晚上又回来。其余时间，如要办点私事，应该说情理所致，不足为怪。尽管老将军身体力行，主动要求管理局对自己的“车公里”限定汽油票，但“省吃俭用”的司机，仍然每月节约消耗，完全有理由来一点“公私兼顾”。

但是，他不。

结婚头一年，他妻子好不容易来北京玩一趟，临走时上北京车站，尽管有大包小包的行李，但仍然被他拽住去挤公共汽车。偏巧正是下班时间，乘车高峰，妻子挤上车了，门却关上了。他不得不赶下一趟。然而，等他赶到了北京站，却说啥也找不到妻子了；头一次进城的山沟姑娘，既辨不清方向，又听不懂“京腔”，竟迷迷糊糊地来到了永定门车站。

她坐在派出所的“遗失儿童收容站”里，悄悄地哭了，心里既恨他，同时又更爱他了——到了大城市，他还是他，棒槌当针的心，没变！山村姑娘，总有她独特的思维逻辑。

难怪不得，她和他爱情的产物——石磊磊，也有他独特的思维逻辑。

这样的父母，要不是老将军得知了家里的不幸，插手干预，红旗牌司机石献